

左
氏
春
秋
鑄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
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云余以爲非也左
氏之文闕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
意所存乃徃、卑淺不中於道或爲奇
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
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爲之不得與狎
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

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
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
秋鑄以曉始學者令觀擇焉

左氏春秋鐫上

凡五十四章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
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
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
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
禍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
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嬖孽之
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
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
禍其誰階之也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其
辭而遠於理也每如此矣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
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鐫曰陳侯傲鄰而懷諫以取敗則信有
罪矣雖然不有疆大諸侯過惡且什伯
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
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
如諸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屢入

之

桓公

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諫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違不忘諫之以德

鑄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
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
劓之譏觀社非異國事也乃其子孫未

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蓋與春秋相
終始周內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傳會爲
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

師即成

于曲沃

鑄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
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

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

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公
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鑄曰言復惡者謂己爲君所惡又加弑
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戮
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
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
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鑄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
春秋以來何國蔑有吾未見其能為禹
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
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鄆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觀

魏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
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鑄曰子頽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
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
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
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鑄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
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
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瞽史賤人
所為抑好事者覩其成敗而追合之云
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習尚固
然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弗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事則可蓋春秋之士惟二子為知易

僖公

初晉侯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稽首而
對曰云云失忠與敬何以事君退而賦曰
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鑄曰士蔦之對皆游辭也夫曲沃與蒲

屈城而三子見䟽晉始兆亂薦者獻公
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盍諫止焉既受命
以興事矣弗慎而寘薪若將有爲也及
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璧
之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
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薦
固姦人之雄内存寵祿而外恤公議姑
爲是以自說於衆曰吾亦嘗諫之云爾

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爲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薦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雋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爲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鑄曰昔之儒者以爲雷霆陰陽之怒氣
物有適然值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
焉主之而誅罰罪慝則野人蚩妄之言
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爲書不已駁
乎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鑄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築蔡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

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

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

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為請而復之卒

以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

國之大誼也

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
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

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
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
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祗濟其惡是
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

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
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
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為賢然大臣
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
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
小道也為賈譏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

鐫曰外傳言懷羸之納也重耳欲辭而

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國以速富貴雖陷君於大惡弗恤矣或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大故容為權是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其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鐫曰韓非子之論至矣

韓非子曰寺人披之言直飾爾

君今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披之不貳何如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二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
云

鐫曰親二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
爲次彼所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
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
尤不然夫周公之篤於懿親也豈必有
爲二之哉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鵠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

焉今舍是而區區於服之不衷是譏未
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
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
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鑄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
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爲
善言而以詐諉終之曾不似子犯之語
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
河神謂己曰畀余二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鑄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
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
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謂顛

顛祁瞞
角之僑

鑄曰夫祁瞞舟之僑之戮吾不暇論若

乃魏犢顛頡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
忍棄而姑貫之死可也束芻踊躍其為
禮於君者幾何而犢也用是獨免晉文
之刑頗矣以是視於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討戰于後獲秦三帥公以夫人言而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敢不自討

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鐫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

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
於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爲軍帥往遺
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爲勇乎

文公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先
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
與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
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鑄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爲之謀亦
曰強爲善而敬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
重得罪焉旣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
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於越
國而謀哉君子以爲古吾以爲非古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

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曰吾與女爲
難暉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
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

鑄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暉
對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
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
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鑄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
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
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褻矣至於
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

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
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繆若此

秦伯伐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
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
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
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

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
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
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

者觀於此尤信

孔穎達亦云此傳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

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中揅註此辭

將以媚世耳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祖
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鐫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
曷不於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
而出矣方復親揚其先人之惡於鄰國
是夫也魯之負貶者宜嗤之孰曰以為
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鐫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
於禮夫其恥一夫之讒至於殺身以自
明可謂有犬馬之決矣未可謂立節也

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
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
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異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富而
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

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
日之事我爲政與八鄭師故敗君子謂羊
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牂即羊斟曰子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鑄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
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
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
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鑄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
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
之爲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
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二而爲之備哉
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
於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覩矣聖人

之爲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
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
殆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
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

啓鑄也

墨子云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會于欒函衆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鑄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
夫媮惰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
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
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又曰勉我王綱紀四方文
王之勤也如是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
復其位

鎬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
翫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
則晉楚之勢不爲匹夫輕重亦明矣楚

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歸
覺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
林父雖復用也。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
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
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
則非將之罪也。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懷必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
國謀之何以不亡

鐫曰居魯而言魯樂亦夫人之恒情耳
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
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亦
亦謀己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
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
晉侯賞桓子狄臣十室亦賞士伯以瓜術

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
祇二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

鑄曰夫獲狄土未足以揜邲之敗也矧
不競於楚而取償於狄雖捷有功君子
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
受千室之賚無怍色焉羊舌子又肆言

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郤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乃請老郤獻子爲
政

鐫曰夫范子之傳政於郤子也爲其怒
邪知其怒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

使逞志焉雖僨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
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爲利其君不忘
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於何有
身之不能忘則所爲利其君者淺矣彼
懼郤子之偏而先避諸其逡巡退遜自
爲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鑄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嬰怒東門遺

陽畢造謀欒逞族陳豹獻佞闞止誅卒
皆以闞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
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
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
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鐫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
特楚人者之嚮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
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
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爲上卿將
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盟衛禮也

鐫曰衛之視晉雖強弱迥異而班爵本
同孰謂不得爲次國邪庚與良夫其位
則有辨矣若之何其使晉先衛也尊盟
主而棄周制曾是以爲禮乎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
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

從善如流宜哉

鐫曰前此救鄭而侵蔡三子者以遷戮
爲非既去之矣至是而尋師焉則謂之
何且葢爾之沈奚罪而及於俘獲以是
爲從善吾不識也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
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杜氏曰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

自裁

鑄曰范文子賢乎哉惜其不聞進退之
誼而徒死也君子不幸處亂邦事驕主
其能保族完名自當有道如必殺身而
後可以逃罪則無爲貴智矣昔鴟夷感
鳥喙而辭榮士季避跛夫而遜位二子
體國之操未足多稱而將身之術有可

觀者燮之明哲縱遠謝後賢豈不能近
師乃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焉用匹夫
之諒也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云云別鮑
牽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衛其足

鐫曰夫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

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如鮑子雖
亡足不爲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
曰無自立辟鮑率則曰知不如葵君子
之論每若此爲善者懼矣自周之衰士
不聞義而以苟容爲賢又藉口於當時
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不
足存乎書以訓後世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
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前年陳成公患楚侵欲使素
僑受盟于晉故楚謀伐之

鐫曰夫臧孫未知禮也古之爲師者不
伐喪楚之竊是名也以誅陳人而已是
惡足以欺君子哉是故大國行禮小國
服焉語其常也乃陳人則異於此新與
晉盟而將叛之不信棄先君之遺志不

也今我易之難哉

鑄曰文王帥叛國以事紂非知時也臣
禮然也晉於楚非其倫矣而援以自比
何哉無乃知其力不能及陳而姑以是
藉口歟異日者楚虔求諸侯於晉司馬
侯請許之亦稱文王與紂云蓋晉人之
言類如此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
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
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之莫而卒

鑄曰謂生死繫於占夢亦愚妄之尤者

襄公上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仁背諸夏以順蠻夷非義而信荆楚之
諛犯三不韙以從之可乎故曰臧孫未
知禮也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
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
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櫬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

自及也其是之謂平

鐫曰定似非守適也故不欲成之爲夫
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其禮
也故請木而微應曰略用蒲圃之楨而
禁之則嫌於爲已也故不御季孫之志
亦若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
已過乎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
敗之數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

鑄曰聞商人之禍敗始於獨夫受不闕
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炎妄起者
甚衆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士伯之論

踈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樂名一云舞名荀

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
乎

鑄曰桑林者殷之盛樂宋人以祠其

先王

故曰天子之事守也兩君相見胡為乎
禘之魯有禘樂又用諸賓竊禮之不中

者也而當援以爲比乎昔工歌湛露寤
子不荅金奏肆夏叔孫辭焉賢者於所
不安不忍須臾處也寧有納君於非禮
者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鐫曰子野之論嚴矣雖然是偏辭也不
可以訓蓋未幾會干戚以定衛雖出於
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矇者亦若與有力
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
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

宋華閱卒華臣弱舉比之室使賊殺其宰
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
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

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
乃舍之

鑄曰戍也憚華族之強使其君蓋不義
而失刑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
姑息之論爾蕩澤殺公子肥華元爲右
師討而誅之是以取貴乎春秋何恥之
有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

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遂東大子光使高
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
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
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鑄曰矚父之疾病而爭國又殺其所愛
光之惡異於操刃而弑者幾希尸諸朝
之爲非禮也君子以爲不足譏矣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
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
子遂卒

鑄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
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
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爲喜之道者奈

何承父之命知其不可則亦稽首而辭
曰爲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
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
將以掩之祇益章焉夫忠而不貳臣之
職也事君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庸
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
從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
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父

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妻
屈建之去芟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
大於二子者邪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
疾為王御士云云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

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鐫曰棄疾之事吾嘗為著論識其畧於

此或曰世之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
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陸子曰否夫

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不善通國
患之棄疾弗察邪萌芽之時從容諷論
能致其悛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
洩命重刑則亦流涕沐血力言於父以
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還逃遠託
異國不則泥首銜劍自拘於司敗而翼

王之見哀焉庶幾禍有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有如萬分一能感父衷而紓王怒若史之屍諫者亦不為徒棄其生矣既倚流隱忍以陷親於大謬乃後徐死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讎不知君之不可讎也始禍其父而終懟其君自經溝渚忠孝並際吾無取於斯人也巳曰前此者雍姬之事亦猶棄疾也自君子論之則何如曰雍姬之悖疾也始由其母其母之言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夫義絕而父為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以明吾志可也雍姬知此則何至於漏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

而知權自春秋時賢卿大夫未足與議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誅焉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鑄曰崔杼之弑君也陳文子蓋嘗出奔雖左氏不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聞之至是